

三月的天了,春光明媚,万物蠢蠢欲动。春光中,缓缓盛开的出落得无与伦比花朵儿,赠予我们一朝黎明的微笑。在渐暖的时光里,桃花、杏花、玉兰花纷纷拥上枝头。漫步在不知细叶谁剪出的欣欣绿意中,摘一枝翠生生的花,拈花微笑。随季节变换,享受不同的天光,时光清浅,岁月安稳。

到处一派春意盎然,情随景至,融情于景,不禁想起朱熹《春日》里的句子:“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想起诗中的景象,想起诗人的心情,想起美丽的春天,怎不让人生出赞春之情。

是啊,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墨客对

赞春

李倩倩

“春”情有独钟。诗云: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”“青鸟不传云外信,丁香空结雨中愁”……白居易醉心于江南春色,《忆江南》传世于今;苏轼感怀身世际遇,借春光抒写《蝶恋花》;杜甫《春夜喜雨》中的春雨润物,万紫千红,一个孕育的季节。

回望辽阔,春意盎然,到处鸟语花香,许就在一夜间,就一个生机盎然的季节,一个无数希望的季节。春天是我所向往的季节,是一个生机勃勃,充满

活力的春天。“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天之计在于晨。”我们要抓紧时间,在春季做好自己的打算,把全年的工作打好基础。我们要努力,要坚持,要奋斗,在最美丽的春天做最美好的自己!

一年又一春暖花开之时,暖风吹来,雷声隐隐轰鸣,不经意间,春天就这样走来了。

(作者单位:晋兴生活服务公司)



春天

施舟

盼望着一个冬天的离去
你悄然的来袭
风吹过的地方
便是一片片发绿的野草
春 你来了
来得如此悄然
带领万物走向发芽
让生命走向新始
走向一片碧绿

你走过的地方
是遍地的牛羊小草

(作者单位:西铭矿)

与新春约会去

周永胜

首先,蘸着时光之墨
在你心底的净皮宣纸上
酣畅淋漓一番
有你喜欢的行草
和像你一样舞蹈的大篆
春天的邀请函
向你飞来

站在门口
你高高挑着灯笼
透视穿越星空
沉默的大山
不再喧闹早已结冰的河水
肆虐的西北风

还有,期待雪景的几朵腊梅
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
与季节的烟云对话
与日子的惊奇曼妙携手
而你,迟疑伤神
新春来了
去哪儿约会好呢

(作者单位:西曲矿选煤厂)



走在春天里

李淑红

行走在路上,春的气息越来越浓,春风扑面而来,感觉丝丝暖意,又柔情绵绵。

走在春天里,整个人似乎都感觉精神百倍,再也不用像冬天一样锁着脑袋,穿得鼓鼓囊囊,全副武装,唯恐寒风袭来。

走在春天里,整个脚步都感觉轻盈了好多,脱下笨重的行头,换上喜欢的裙装、风衣、单鞋,整个人美了许多。

走在春天里,整个空气里充满了生命的跃动。树木开始泛绿,花儿开始绽放,狠狠吸一口气,感觉到了

泥土苏醒的味道。

走在春天里,整个生命中充满了希望,希望开始在心底里蠢动、萌发……

(作者单位:西山水泥厂)



斑鸠来了

皇甫琪

再出去时,见那只斑鸠卧在脸盆一边的那块地板上,眯缝着眼睛,似乎在享受暖暖的阳光。脸盆里的小米还有不少,看来它已经吃饱了。这只斑鸠很漂亮,灰色的羽毛,脖子上背上的羽毛闪着光亮。我蹑手蹑脚靠近它,看

得再仔细些,可斑鸠大约发现了我,扭动了一下脖子,两只黑色的眼睛警惕地看着我。我急忙退回了客厅。我不想打扰它,只希望它安安静静在那里多卧一会儿。坐在客厅里,我不由地猜测:平时见到的斑鸠都是成双成对,或者更

多,而今天却是孤零零的一只。它是丧偶离异还是未成年,反正它这形单影只的样子让人浮想联翩。

已经快一点了,肚子有点饿了,我去阳台偷偷地看了看,斑鸠还在。我这一次返回客厅,看来今天这顿饭只能推迟了。因为我家的厨房就在阳台上,一做饭,那斑鸠肯定要被惊到,要飞走。但我又真的饿了,看来两全其美的办法只有一个,那就是我下楼到路边的小吃部了。

(作者单位:金城公司退休职工)



我拿着苍蝇拍,正准备去阳台,突然看到了一只斑鸠正在那儿吃脸盆里的小米。我马上从阳台退了回来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,斑鸠大约有十几天没有光临我家的阳台了。昨天妻子还念叨,这些天怎么鸟儿不来了?我看看撒在阳台上脸盆里的大米小米,说不知道。后来想了想,是不是因为那些花椒?前几天收拾家时,不小心把搁花椒的杯子里洒了水,我把它拿到阳台上晾晒,鸟儿们以为那东西也能吃,因为我发现杯子外面有不少花椒,于是就把那个杯子收了起来。妻子说,是不是花椒把人家麻坏了?

尽管这些小家伙们吃饱喝足之后一点儿情也不领,还随地大小便,拉的窗户台和玻璃上到处都是,可几天看不见它们,还真有点惦记。

因为家里断不了有了生了虫子的大米和小米,我常把它们撒在阳台上搁的地板上,于是,就有了鸟儿前来光顾。其实我说的鸟儿也就是斑鸠和麻雀。这些年,繁殖的最快的就是它们。每天早上五点,麻雀和斑鸠就开始叫了起来。斑鸠是在地上,麻雀们是在树上,麻雀们的叫声是叽叽喳喳,像在吵架,或者正在进行什么热烈的讨论,而斑鸠则是固定节目,姑姑舅,姑姑舅,一声接一声,天天如此。我们原平人管斑鸠叫“姑姑舅”,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:姑姑舅,熬稀粥,稀粥稀,添上米,稀粥稠加上水……后来才知道那叫儿歌。



春天的色彩

摄影:李培仁(西山高级中学退休教师)

太阳石